

編號：137

## 秋聲賦

歐陽修

歐陽子<sup>1</sup>方夜讀書，聞有聲自西南來者，悚然而聽之<sup>2</sup>，曰：「異哉！」初淅瀝以蕭颯<sup>3</sup>，忽奔騰而砰湃<sup>4</sup>，如波濤夜驚，風雨驟至。其觸於物也，縱縱錚錚<sup>5</sup>，金鐵皆鳴；又如赴敵之兵，銜枚疾走<sup>6</sup>，不聞號令，但聞人馬之行聲。余謂童子：「此何聲也？汝出視之。」童子曰：「星月皎潔，明河在天<sup>7</sup>，四無人聲，聲在樹間。」余曰：「噫嘻<sup>8</sup>，悲哉！此秋聲也。胡為乎來哉<sup>9</sup>。」

蓋夫秋之為狀也，其色慘淡，煙霏雲斂<sup>10</sup>；其容清明，天高日晶<sup>11</sup>；其氣慄冽<sup>12</sup>，砭人肌骨<sup>13</sup>；其意蕭條，山川寂寥。故其為聲也，淒淒切切，呼號憤發<sup>14</sup>。豐草綠縟而爭茂<sup>15</sup>，佳木蔥蘢而可悅<sup>16</sup>；草拂之而色變，木遭之而葉脫；其所以摧敗零落者，乃其一氣之餘烈<sup>17</sup>。

夫秋，刑官也<sup>18</sup>，於時為陰<sup>19</sup>；又兵象<sup>20</sup>也，於行為金<sup>21</sup>。是謂天地之義氣<sup>22</sup>，常以肅殺而為心。天之於物<sup>23</sup>，春生秋實<sup>24</sup>。故其在樂也，商聲主西方之音<sup>25</sup>，夷則為七月之律<sup>26</sup>。商，傷也，物既老而悲傷。夷，戮也，物過盛而當殺。

嗟乎！草木無情，有時飄零。人為動物<sup>27</sup>，惟物之靈；百憂感其心，萬事勞其形，有動乎中，必搖其精<sup>28</sup>。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，憂其智之所不能，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<sup>29</sup>，黝然黑者為星星<sup>30</sup>。奈何以非金石之質，欲與草木而爭榮<sup>31</sup>？念誰為之戕賊<sup>32</sup>，亦何恨乎秋聲<sup>33</sup>！」

童子莫對，垂頭而睡。但聞四壁蟲聲唧唧<sup>34</sup>，如助余之歎息。

## 一、作者簡介

歐陽修（公元 1007 – 1072），字永叔，號醉翁，死後謚「文忠」，世稱「歐陽文忠公」，吉州廬陵（今屬江西）人，北宋著名文學家、史學家，文章為唐宋八大家之一。歐陽修四歲喪父，由母親鄭氏教養。為人勤學聰穎，家貧買不起文具，其母便「以荻畫地」，即以荻桿畫地教他寫字認讀。歐陽修於宋仁宗天聖八年（公元 1030）中進士，當時才廿四歲，任館閣校勘。仁宗景佑三年（公元 1036），因直言論事被貶夷州。仁宗慶曆中任諫官，因支持范仲淹改革，被誣貶知滁州。後官至翰林學士、樞密副使、參知政事。晚年曾主持進士考試，錄取了蘇軾、蘇轍、曾鞏等人。對文壇影響甚鉅。晚年隱居穎州，自號「六一居士」。

歐陽修文學成就甚大，主張文章應「明道」、「致用」，反對宋初以來綺靡的西崑文風，並積極培養後進，為北宋古文運動領袖。散文說理暢達，抒情委婉。詩風與其散文相似，語言流暢自然。其詞婉麗，承襲南唐餘風，現存詞二百多首。其古文代表作有《醉翁亭記》、《秋聲賦》等。其寫文章，「草就紙上、粉於壁，興臥觀之屢思屢議」，即喜歡將草稿貼在牆上，起牀和睡覺前對草稿細思細改，其妻亦憐其苦，問他為文如此執着是否怕對不起老師，他答道：「不畏先生嗔，卻怕後生笑」。王安石評其文謂：「充於文章，見於議論，豪健俊偉，怪巧瑰琦。其積於中者，浩如江河之停蓄；其發於外者，爛如日星之光輝；其清音幽韻，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；其雄辭閎辯，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。」（《祭歐陽文忠公文》）蘇轍稱其文「雍容俯仰，不大聲色，而文理自勝」（《歐陽文忠公神道碑》）。歐陽修文章學韓愈，而又不受限於韓愈，其如清池曲水般碧波蕩漾的風格，有別於韓文如長江大河的渾浩流轉。

歐陽修在史學上亦頗有成就，曾與宋祁合修《新唐書》，並獨撰《新五代史》。又喜收集金石文字，編為《集古錄》，對後世金石學甚有影響。有《歐陽文忠公集》存世。歐陽修是散文、詩、詞、賦、史的全才，其中以散文成就最高，他現存的賦只有十篇左右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《秋聲賦》。

## 二、背景資料

有關本文的背景，張翥編著之《〈歐陽文忠公文集〉詮釋與解讀》一書中所載之《繪聲繪色，惟妙惟肖——歐陽修〈秋聲賦〉賞析》一文有較為清晰的介紹，茲引之如下：

《秋聲賦》是宋代散文賦中的名篇。秋聲，指秋天的風聲、葉落聲和蟲鳴聲等聲響。賦是從《楚辭》發展而成的一種文體，兼具詩、文兩種因素；在寫作上，多用主客問答形式和鋪排方法。賦發展到宋代，已打破中唐以前駢賦、律賦的格套，逐漸趨向散文化，但仍使用鋪陳排比手法，兼講究辭采、聲律的美。

本篇作於嘉祐四年（公元 1059），作者時年五十三歲。歐陽修壯年頗有抱負，立志革新，但後來屢遭貶謫，雄心漸減。晚年雖然官位不斷遷升，但回首往事，內心仍有隱痛。況且朝廷內外，勾心鬥角，相互傾軋，國家日趨衰弱。君之個人健康狀況不佳，於是使他萌生了退歸田園的念頭。就在這一年他以眼疾、臂痛等原因，多次提出請求，終於獲准辭去開封府尹職務，與宋祁一起專力纂修《新唐書》去了。

### 三、注釋

1. 歐陽子：歐陽修自稱。
2. 悚然而聽之：不禁吃驚地傾聽。悚然：吃驚的樣子。悚：害怕，恐懼。㊦[聳]，[sung2]；㊦[sǒng]。
3. 初淅瀝以蕭颯：初聽起來，這聲音淅淅瀝瀝、蕭蕭颯颯。淅瀝：雨聲。蕭颯：風聲。
4. 忽奔騰而砰湃：忽然變得洶湧澎湃。奔騰：水流洶湧。砰湃：形容水流洶湧、暴雨等聲。砰：象聲詞，形容撞擊或重物落地的聲音。㊦[娉]，[ping1]；㊦[pēng]。
5. 縱鏦鏦：象聲詞，形容金、玉等物相撞擊聲。鏦：金屬撞擊聲。㊦[充]，[cung1]；㊦[cōng]。
6. 銜枚疾走：橫銜枚於口中，急步前進。銜枚：橫銜枚於口中，以防喧嘩或叫喊。枚：形如筷子，兩端有帶，可繫於頸上。
7. 明河在天：銀河高懸天上。明河：銀河。
8. 噫嘻：古漢語嘆詞，表示悲哀或歎息。
9. 胡為乎來哉：它為甚麼來了呢？胡為：何為，為甚麼。
10. 煙霏雲斂：煙雲紛飛密集。霏：紛飛。斂：聚集。
11. 天高日晶：天空高遠，陽光燦爛。
12. 慄冽：慄：發抖，顫慄。㊦[栗]，[leot6]；㊦[lì]。冽：寒冷。
13. 砭人肌骨：刺人肌骨。砭：針刺。㊦[邊]，[bin1]；㊦[biān]。
14. 呼號憤發：呼嘯激烈。
15. 豐草綠縟而爭茂：（秋風未起時）綠草如茵，豐美而繁茂競發。縟：古同「褥」，毯子一類的東西。㊦[玉]，[juk6]；㊦[rù]。
16. 佳木蔥蘢而可悅：樹木翠茂，令人神怡。蔥蘢：形容草木青翠而茂盛。
17. 乃其一氣之餘烈：便是一種肅殺之氣的餘威。餘烈：餘威。
18. 夫秋，刑官也：秋天是刑官行刑的季節。上古設官，以四時為名，掌管刑法的司寇名秋官。
19. 於時為陰：秋天在時令上屬陰。
20. 兵象：戰爭的徵象。

21. 於行為金：秋天在五行中屬金。古人認為四季的變化是五行相生的結果，並把五行分配於四季，秋屬金。行：五行，即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
22. 是謂天地之義氣：這就是天地間剛正之氣。
23. 天之於物：自然對於萬物而言。
24. 春生秋實：是春天生長，在秋天結實。
25. 商聲主西方之音：商聲代表西方的一種聲音。
26. 夷則為七月之律：「夷則」是七月的音律。夷則：十二律之一。律本是正音的器具，古人把十二律配於十二月，以占氣候。夷則配七月。
27. 人為動物：人是活動或能夠活動之物。
28. 必搖其精：必然會損耗精力。精：精神氣力。
29. 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：自然會使他鮮紅滋潤的膚色變得蒼老枯槁。渥然：滋潤。渥：沾濕，沾潤。㊦[握]，[ngak1]；㊧[wò]。槁木：朽木，枯木，喻衰老。槁：㊦[稿]，[gou2]；㊧[gǎo]。
30. 黝然黑者為星星：烏黑光亮的鬚髮變得花白斑駁。黝然：黑貌。黝：一作「黦」。星星：頭髮斑白。
31. 奈何以非金石之質，欲與草木而爭榮：為何要以不是金石的肌體去像草木那樣爭一時的榮盛呢？
32. 念誰為之戕賊：想想是誰傷害自己。戕賊：傷害。戕：㊦[祥]，[coeng4]；㊧[qiāng]。
33. 亦何恨乎秋聲：又怎麼可以怨恨這秋聲呢？
34. 但聞四壁蟲聲唧唧：卻聽得四壁蟲聲唧唧作響。唧唧：雜亂細碎的聲音，秋蟲鳴聲。唧：㊦[即]，[zik1]；㊧[jī]。

#### 四、賞析重點

此賦可分成五段，第一段講述作者夜聞聲響，問及童子，覺悟那聲響就是秋聲。該聲響從西南而來，令人驚異，初時聲音是淅瀝、蕭颯作響，突然洶湧澎湃，有如波濤夜來，風雨驟至。此聲觸及物就會鏗錚作聲，如金鐵相擊。又如迎戰的兵隊，含枚快走，聽不到號令之聲，卻聽到人馬之行。作者乃命童子出看是何聲，童子看後，回答說：「星月明亮皎潔，銀河高懸中天，四處無人，聲音在樹間。」作者遂覺悟是秋聲。第二段作者描寫秋天之狀和秋天之聲的具體形象。他從秋色、秋容、秋氣、秋意四方面寫秋狀：秋色是慘淡無色，煙飛雲斂；秋容是清澄明亮，天高日白；秋氣是清冷陰寒，刺人肌骨；秋意是蕭條蒼涼，山林空曠，川流寂靜。所以形成聲音一時淒淒切切，一時激烈呼嘯。秋聲未起，大地綠草如茵而競發，好木繁茂而怡人；但秋聲一起，草被拂過之處為之色變，木被拂過之處則葉落，這都是秋氣之餘威。第三段從多個方面寫秋之烈。古代刑官稱為秋官，時令屬陰；秋天又有用兵的徵象，五行中屬金。秋天蘊有天地之剛氣，因而常在秋天行刑以懲罰不義之人。而自然萬物，

往往在春天生長，秋天結實。所以秋在音樂中屬商聲，代表西方之音，而秋天七月之律稱為「夷則」。商又是傷悲之意，萬物衰老就會哀傷；夷是殺戮之意，物過盛就應該向衰亡。第四段作者轉入議論人世，奉勸人類不要以非金石之本質而卻像草木一樣競榮。他認為草木無情，尚有衰敗之時，人為動物，在萬物中最有靈性，憂心會損耗精力，事情會勞累身體，費心勞神，自會損耗精神。何況常思考力有不逮之事，憂慮智慧所不能解決之問題，自然令朱顏蒼老、黑髮變白。因此，何必以非金石之軀卻像草木般爭榮呢？要想是甚麼傷害了自己，故又怎可以恨秋聲呢？第五段，寫童子沒耐性聽作者之議論，已睡着，而作者卻對蟲鳴唧唧的秋聲而嘆息。

本文主旨，據鄭力戎《論歐陽修的晚年思想和〈秋聲賦〉的主旨》一文中所述，共有三種說法：一是「悲秋」論，認為此賦為宣揚人生易老的悲秋情緒。二是「消極」論，認為此賦宣揚了老莊清心寡欲、養生全命的消極思想。三是「苦悶」論，認為此賦抒發了作者仕途坎坷，政治上不能有所作為的苦悶。鄭力戎則偏向認同第三個說法，並配合歐陽修的晚年思想加以論證，認為《秋聲賦》抒發了歐陽修多年為國憂心勞形、仕途坎坷、壯志難酬的深沉苦悶和感慨。鄭氏並引《古文筆法百篇》中清人李扶九的評論輔證：「其蕭瑟之情，固同《九辯》；而悲傷之隱，實類《離騷》。」鄭氏之說是可備一說的，但歐陽修對世事的看淡情緒還是有的，這既不是「悲秋」論之人生易老，也不是「消極」論之宣揚老莊，也不純是「苦悶」論之壯志難酬，而應是對國運、政事非一人之力可以改變的無力感，乃是試驗改變現狀多時而終無效的反省心境，有一種自責過於執着的意味。

本文的特色約有以下諸方面：其一是立意新穎。歷來文人寫秋，不外寫其悲涼，並因而引發自身之悲涼；或寫其蕭颯，並因而引發年華已逝之感；或寫重九登山所見秋景，而生發懷人傷己之情。但此文寫秋聲，雖然以悲秋起筆，但結尾並非純以悲意作結，而是一種對自然、人生的反思。作者認為秋氣摧枯了無情的草木，但有情的人類之衰頹主要是因為自身思慮過度，「思其力之所不及，憂其智之所不能」；秋實在與人事之盛衰無關。本賦雖透露作者內心對國運、政事非一人之力可以改變的無力感和自責感，但從行文運意卻是表現一種與古人截然不同的詠秋角度。

文章第二個特色是結構嚴謹。文章第一段寫有聲「自西南來」，然後「悚然聽之」，為下文的描寫和議論作鋪墊，接寫命童子看其聲為何，到此才點出秋聲。第二段分兩層，先從秋色、秋容、秋氣、秋意寫「秋狀」，秋狀如此，故秋聲淒切、呼號憤發而出。第二層專寫秋氣，先寫秋氣未至而草木繁茂，再寫秋氣吹拂，則草木萬物摧敗。第三段緊接上文對秋之「餘烈」，作者用刑官、兵象、五行、天氣、音樂等為喻，多角度寫秋之餘烈，並得「物既老而悲傷」、「物過盛而當殺」的結論。第四段承「物過盛而當殺」之論引出草木無情、人類有情的對比，感嘆人為憂愁、人事所苦，以致容顏衰老。作者筆勢至

此一轉，反問人類為何以不是金石般的軀體與草木爭榮呢。最後一段以秋蟲聲作結與開首秋聲相呼應，使全文渾然一體。

入題精妙是本賦另一特色。張忠綱在《說歐陽修〈秋聲賦〉》（載《詩文欣賞》）一文對此有細緻說明，茲引之如下：「『聞有聲自西南來』，表明是初秋。……西南者，秋之方位也。故下文說：『夷則為七月之律。』『初淅瀝以蕭颯』，寫聲之方至；『忽奔騰而砰湃』，寫聲之漸大。由『初』至『忽』，顯示秋聲轉換的過程。『如波濤夜驚，風雨驟至』，是寫秋聲之大盛。而『其觸於物也……』，則是從『聲』的作用於外物的角度，進一步渲染秋聲的威劫，及至『又如赴敵之兵……』，是寫聲漸趨低弱，但仍不減森嚴之威。這個夜聽秋聲的過程……，當他驚魂稍定之後，略有所悟，即對童子說：『此何聲也？汝出視之。』……當童子出而復歸……。經過這一聽聲、辨聲的微妙過程之後，作者才『圖窮匕首見』地點題說：『此秋聲也！』這般點題法，與作者《醉翁亭記》開頭一段用七層筆墨方點出『醉翁亭』來，真有異曲同工之妙。」其說頗為的當。

文章第四個特色是寫景方面能做到以實寫虛。本來秋聲是無形的，是虛的，但作者卻寫出「其色慘淡，煙霏雲斂；其容清明，天高日晶；其氣慄冽，砭人肌骨；其意蕭條，山川寂寥」，秋色慘白、煙飛雲聚，秋容清澄、天高日亮，秋氣陰寒、刺人肌骨，秋意蕭條、山木和川流都寂然不動，都寫得如在眼前，令人感受得到。本來「一氣之餘烈」的秋氣是虛的，但作者卻寫道「草拂之而色變，木遭之而葉脫」，將之秋氣令草枯葉脫的威勢實化。本來人的盛年至衰老是虛，但作者卻寫「渥然丹者為槁木，黝然黑者為星星」，朱顏變槁貌，烏髮變斑白都是很實在的視覺。如此以實寫虛，使形象具體，增強視覺效果。

說理而兼及寫景，議論而不流於說教是文章的第五個特色。如第三段寫秋之烈，敘述社會上的何以用稱刑官為秋官、何以秋天是兵象、何以秋天為行刑之季節、秋在音樂中的角色、商有傷悲之意，說明萬物衰老即哀傷，萬物過盛則衰亡之道理。以上雖是說理，但完全沒有沉悶之感，而能以工麗之賦體文字並兼及景象為之，予人清新之感。第四段議論人間，「草木無情，有時飄零」、「有動乎中，必搖其精」、「宜其渥然而丹者為槁木，黝然黑者為星星」都是富詩意之語句及寫景句，令人在其論辯之中，有一種美的享受。至於「奈何非金石之質，欲與草木而爭榮？念誰為之戕賊，亦何恨乎秋聲？」奉勸世人不要以區區弱體，與草木爭榮，使自身精神勞損；警醒世人自己衰老多是自尋的而非他授者。這些議論兼抒情之美句，令人印象難忘。

修辭豐富多變是此賦的第六個特色。首先是善用比喻。像「如波濤夜驚，風雨驟至。……又如赴敵之兵，銜枚疾走，不聞號令，但聞人馬之行聲」寫秋聲之至，如波濤夜起，風雨忽至；又如應敵行兵，含枚急走，聽不到號令之聲，卻有人馬之步音。都使秋聲具體化。其次是對偶工巧。本文屬賦，講求對

偶工整，作者雖然有以文為賦之追求，盡量減少駢偶的形式，但保留不少對偶句。如一般對偶句「初淅瀝以蕭颯，忽奔騰而砰湃」、「豐草綠縟而爭茂，佳木蔥蘢而可悅」、「草拂之而色變，木遭之而葉脫」、「商聲主西方之音，夷則為七月之律」、「百憂感其心，萬事勞其形」、「思其力之所不及，憂其智之所不能」等，駢對如「其色慘淡，煙霏雲斂；其容清明，天高日晶」、「商，傷也，物既老而悲傷。夷，戮也，物過盛而當殺」等，俱工麗整飭，靈活多姿。此賦也用了對比修辭，如對秋聲的反應，作者是「悚然而聽之」，並說「異哉！」，但童子出外觀看的反應卻是一片皎潔景象，說：「星月皎潔，明河在天，四無人聲，聲在樹間。」作者聽秋聲後發表了一番自然、人生議論，在「歎息」一己，但童子卻是「童子莫對，垂頭而睡」。總之，作者的悚然與童子的若無其事，作者的悲歎與童子的無知，均形成強烈的對比，這固然與兩人心境、年紀相關，但作者如此運用，既隱現一種盛衰對比、見盛觀衰之意，又流露出一點諧趣的味道。修辭技巧的巧妙運用，駢偶和詞藻的工整華美，使此賦予人瀟灑清新、波瀾不斷之感。